

普通话体标记“着/在”与上海话“辣~”的对比分析*

张 玉 芳**

<目 次>

- | | |
|--------------------|--------------------|
| I. 引入 | III. 上海话未完整体标记“辣~” |
| II. 普通话未完整体标记“着/在” | 1. 上海话“辣~”在历时上的表现 |
| 1. “着/在”在历时上的表现 | 2. 动词情状类型和“辣~”的关系 |
| 2. 动词情状类型和“着/在”的关系 | IV. “着/在”和“辣~”的比较 |
| | V. 结语 |

I. 引入

现代汉语的“体”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界关注的重点话题之一，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根据Smith(1991)¹⁾的观点，用语法手段来表现的体是“视点体(Viewpoint Aspect)，与之相对应的是情状体(Situation Aspect)。情状体是指动作类(Aktionsart)的情状类型，是对事件抽象的时间结构的分类，其语言形式为谓词及其主要论元成分。而传统意义上的“体(Aspect)”主要是指用语法手段表达的体貌的意义，叫做“视点体(Viewpoint Aspect)”，也称为“语法体”，指带有体助词“了”、“过”、“着”、“在”的句子。

* 이 연구 성과는 2021년도 고려대학교 4단계 BK21 중일어문교육연구단의 참여 학생으로서 작성한 것임.

** 고려대학교 중일어문학과 박사수료(yufang0127@naver.com)

1) Smith Carlota. "The Aspectual System of Mandarin Chinese".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Comrie²⁾认为,“体”主要表示人们对情状所采取的不同的观察方式(Comrie 1976[1998]:4),根据观察方式的不同,可以把“体”分为“完整体(perfective)”和“未完整体(imperfective)”两类,“完整体”指从外部观察情状,“未完整体”指从内部观察情状。

“在”和“着”是普通话中的未完整体标记,“着”附加在动词后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在”附加在动词前表示“动作的进行”,这是普通话中的情况。

汉语中存在很多方言,普通话中的“在”和“着”的语法功能在方言中是如何体现的?这是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地方,同时我们发现上海话中的“辣~”类词³⁾既可做持续体标记,又可做进行体标记,这是为什么?上海话的“辣~”类词和普通话的“在”、“着”有没有共性?除了上海话,别的方言中是否也存在进行体和持续体共用一个语法标记的情况?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分析,通过深入的对比、分析,找出问题的答案。

II. 普通话未完整体“着/在”

关于持续体的“着”,学界很多学者把它分成两个“着”来看待,分别是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着1”和表示持续状态的“着2”,比如木村英树(1983)⁴⁾和吕叔湘(1980)⁵⁾。郭锐(1993)⁶⁾则把“着”分成三个,分别是:表示动态动作持续

2) “상은 장면의 재적인 시간구정을 갖는 여러 가지 방법이다.(Aspects are different ways of viewing the internal temporal constituency of a situation)” Comrie, Bernard(이철수·박덕유 역), 《동사 상의 이해》, 한신문화사, 1998, 4쪽.

3) “辣~”类词主要包括“辣、辣海、辣辣”等,具体语义和句法上的差别可以参照张玉芳,〈上海话后置词“辣海”小议——兼谈体现象和处所义表达的关系〉,《中国语文论丛》第96辑,2019,75页。

4) 木村英树,〈关于补语性词尾“着/zhe/”和“了/le/”〉,《语文研究》第2期,1983,22-30页。

5)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 郭锐,〈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中国语文》第3期,1993,410-419页。

的“着1”、表示动词词义本身指明的静态状态固定的“着2”，和表示动作结束后留下的状态固定的“着3”。但也有学者持合并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一个“着”，其抽象的语法意义是“持续”(戴耀晶1996⁷)、石毓智1992⁸)等)。我们认为，“着”只有附在动词后才能体现各种不同的语法意义，仅凭“着”这一个词我们很难看出它的不同，所以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中只有一个“着”。下面我们来看看“着”和“在”各自经过了怎样的一个语法化过程。

1. “着/在”在历时上的表现

关于“着”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王力(2013[1989]:94)⁹)认为，“着”原来是“附着”义动词，“着”字开始虚化是在南北朝以后，这时“着”放在动词后，构成类似使成式的结构，后面跟表示处所义的词。例如：

- (1) a. 文若亦小，坐着膝前。(《世说新语 德行》)
- b. 雷公若二升椀，放着庭中。(《三国志 魏志 曹爽传》注)
- c. 以绵缠女身，缚着马上，夜自送女出。(《三国志 吕布传》注)

例(1)的三个“着”都出现在“V+着+处所词”的结构中，这里的“着”可以和“在”字互换，王力(1980:307)¹⁰)认为，表示动作持续或状态持续的体标记“着”和中古时期相当于“在”的“着”有着很大的渊源关系。

梅祖麟(1988:193-216)¹¹)认为，六朝时的“着”分为两种，一种是表示静态的“着”，相当于普通话的“在”；另一种是表示动态的“着”，相当于普通话的“到”。前者的“着”逐渐虚化为持续体和进行体标记，后者的“着”逐渐虚化为完

7) 戴耀晶,《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8) 石毓智,《论现代汉语的体范畴》,《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1992,183-201页。

9) 王力,《汉语语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0)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 梅祖麟,《汉语方言里虚词“着”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1988,193-216页。

成体标记(限于某些南方方言,如吴语),太田辰夫(2003:209)¹²、蒋绍愚(2005:184-193)¹³等也持同样的意见。

对于“着”的演变过程,学者们提出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持续体的“着”和进行体的“在”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它们都和处所义有关,这为我们在下文中分析上海话的体标记“辣~”提供了一些依据和启发。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进行体标记“在”的语法化过程。

于理想(2014:56)¹⁴认为,“在”最初作为动词出现,介词“在”出现稍晚,“在”的语法化和“正”、“正在”的关系非常密切。动词“在”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存在”义是它最初的义项。在先秦文献中,可以看到它出现在连动结构中,“在+处所N+V”结构为介词“在”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后来随着汉语的发展,介词“在”所引出的结构和成分逐渐多样化。龚千炎(1995)¹⁵认为,“‘在’表示动作行为正在进行很晚,《儿女英雄传》中尚未见,似乎直到现代汉语才出现”,他推断“‘在’也许是‘正在’的省略”。张亚军(2002:53)¹⁶认为,“在”作为时间副词的用法出现在明清之后,虚化的完成则更晚。我们看下面的例句,

- (2) a. 众人都在谈笑。(《平妖传》)
b. 他是个务农的人家,不知可读得成书,若是还在应考,贤契留意看看……
(《儒林外史》第七回)

例(2)的两个例句中都出现了“在+V”的结构,不管是a例中的“在谈笑”还是b例中的“在应考”都已经和现代汉语中时间副词的用法非常接近了。张亚军认为

12)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3)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4) 于理想,《浅析时间副词“在”的语法化》,《汉语本体研究》第11期,2014,56-60页。

15) 龚千炎,《汉语的时相时制时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6) 张亚军,《时间副词“正”、“正在”、“在”及其虚化过程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31卷第1期,2002,46-55页。

20年代以后,“在VP”的使用率逐渐增大,“在”也逐渐具备了“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功能,形成作为现代汉语中的“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时间副词。“在‘在’成为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时间副词以前,汉语中‘着’可以用来表达动作行为的进行,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综合以上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进行体标记的“在”出现要比持续体标记的“着”晚,我们猜想可能因为早期的“着”具有“在”的进行义的语义特征,所以似乎没有必要再单独分化出一个持续体标记“在”的缘故。但随着“在”的出现并逐渐普及,其语义逐渐虚化后,“着”的功能逐渐用来表达静态持续,而“在”则用来表达动态的进行,它们出现了比较明确的功能分化,这其实也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各种词汇可以各司其职,方便语言使用者的使用。

2. 动词情状类型¹⁷⁾和“在/着”的关系

虽然汉语句子的体意义是由情状体和视点体共同决定的,但在视点体和句子的NP论元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动词的情状类型在句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戴耀晶(1996:89)¹⁸⁾认为,持续体“着”具有动态/静态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与动词的语义特征有很密切的关系。具有动态语义特征的动词带上“着”,句子表达的事件具有动态性;具有静态语义特征的动词带上“着”,句子表达的事件具有静态性。我们同意他的意见,我们看下面的例句,

- (3) a. 东郭先生赶着驴,在路上慢慢走着。
 b. 姐妹俩坐在山坡上愉快地唱着歌。
- (4) a. 桌子上放着收音机。
 b. 教室开着窗户,里边坐着很多学生。

刘月华(2003:392)

17) 关于动词情状分类问题,本文基本上按照Xiao,R & McEnery(2004)的分类方法来分,但因状态动词和活动动词的种类比较多,所以我们也适当采用戴耀晶(1996:13)的分类方法。

18) 同7。

例(3-4)具有相同的“V着”结构, 例(3a-b)中的“赶着”、“走着”、“唱着”表示动作的持续, 而例(4a-b)的“放着”、“开着”、“坐着”则表示状态的持续, 即指“动作结束后遗留下来状态的持续”。这里的动词“赶”、“走”、“唱”、“放”、“开”、“坐”都属于活动动词(Activity verb), 活动动词具有持续[+Durative]的属性¹⁹⁾, 而“着”的体意义也表示“持续”, 所以它们在语义上相吻合。另外, 因为完结动词(Accomplishment verb)也具有持续[+Durative]的特征, 所以也能和持续体标记“着”搭配使用, 表示动作的持续。例如:

- (5) a. 他的屋子的靠着门的那个角上修着一个小地洞……。《莲花池》
 b. 他们边吃边聊, 我闷声不响地吃着。《寂静的房子》
 c. 这封信的信封上也没有署名, 只写着“内详”。《半生缘》

(BCC)

例(5)三个例句中的动词“修”、“吃”、“写”都是完结动词, 它们都具有持续[+Durative]的特征, 所以也都能和“着”搭配, 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

Xiao, R & McEnergy(2004)²⁰⁾把状态动词分成个别性状态(individual-level state)和阶段性状态(stage-level state)两种, 它们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动态性, 个别性状态没有动态性, 而阶段性状态可以有动态性, 也可以没有动态性。我们发现虽然它们都具有持续[+Durative]的特征, 但不是所有的状态动词都能和持续体标记“着”搭配的, 比如属于个别性状态(ILS)的“漂亮”、“像”、“是”、“等于”、“当作”等不能和“着”搭配, 而属于阶段性状态(SLS)的“病”、“忙”等则可以和“着”共现。Yang(1995)²¹⁾把状态动词分成以下三类:

19) 根据Xiao, R. & McEnergy(2004:339)动词分类标准, 活动动词具有[+Dynamic][+Durative][-Bound][-Telic][-Result]的属性, 完结动词(Accomplishment verb)具有[+Dynamic][+Durative][+Bound][+Telic][-Result]的属性。

20) Xiao, R. & McEnergy, T. *Aspect in Mandarin Chinese: A Corpus-based Stud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21) Yang, Suying. *The Aspectual System Of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ctoria, 1995.

- (6) a. 表示属性和关系：姓、属于、是、等于
 b. 表示心理状态和希望：喜欢、爱、恨、知道
 c. 表示存在：存在，有

我们觉得表示属性和关系的a类大都不能和“着”搭配，但也并非绝对，例如一般认为“姓”不能和“着”搭配，但我们在BCC语料库中却发现9个带有“姓着”的例句，例如“我可什么也不欠他的，自幼我姓着母亲的姓。《喜宝》”。另外，还有3个带有“属于着”的例句，例如“就像有什么属于着她们两人的私房笑话似的。《剽悍猛男》”。表示存在的c类可以和“着”搭配，表示心理状态和希望的b类比较复杂，有些动词(例如“喜欢、爱、恨”等)可以和“着”搭配，有些(例如“知道”)则不可以。我们觉得这是因为“知道”虽然属于状态动词，但是它带有很弱的“瞬间性”，这种“瞬间性”在时间轴上不能延续，而且即使在句子中加上其他NP论元，如表示复数的施事，“知道”依然不能和“着”共现。

戴耀晶(1996:90)认为，“位置义”动词(动作结果可存于某个位置上的动词，如“穿、挂、套”等)较复杂，因为这样的“V着”具有两重性。我们看下面的例句，

- (7) 诗人穿着时新的夹克，好不得意。(戴耀晶 1996:90)

他认为这里的“穿着”可以表示两种不同的体意义，既可以理解为“穿”这个动作的持续，也可以理解为“穿”好以后状态的持续。我们持同样的意见，这个句子如果没有上下文提供的语境，确实存在歧义，但下面的句子则不属于这种情况。

金惠庆(2010:7)²²⁾认为，因为“V+着”可以表示“动作的持续”和“动作的进行”，所以下面的例句可以有两种解释，

22) 金惠庆, <현대중국어 ‘着’에 관한 소고>, 《中国语文学论丛》 제65집, 2010, 163-185쪽.

- (8) 她穿着白色的毛衣。
a. 她(正)在穿白色的毛衣呢。
b. 她穿了白色的毛衣。

她认为例(8)可以表示“穿衣服的行为正在进行”，也可以表示“衣服穿好后这种结果状态的持续”。但我们觉得她这个句子不存在歧义，“她穿着白色的毛衣”只有一个解读，即“她穿了白色的毛衣”，她穿好白色毛衣以后这种结果状态的持续。反之如果我们要表示“穿衣”这个动作的进行，我们一般会说“她正在穿白色的毛衣”或“她在穿白色的毛衣呢”，这是我在询问了很多母语话者以后得出的相同解读。我们觉得，“她穿着白色的毛衣”这个例句是一种描述句，一般用来向别人说明某人的外貌打扮情况，比如说“他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毛衣，下身穿着一条牛仔裤……”，所以例(8)不同于例(7)。

关于动词“穿”的情状意义，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句很清楚地看出来。

- (9) a. 他在镜子前穿了半天衣服也还没穿好。
b. 这件衣服已经穿在身上好几天了。

例(9a)中的“穿”表示具体动作在特定的时间段里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穿衣服要先套左边袖子，再套右边袖子，然后再扣纽扣之类的，总之还没有达到“穿好”的程度；例(9b)中的“穿”强调衣服在穿上身体和身体有接触以后持续了好几天了。同样“穿”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解读，是因为句子中有其他成分相配合，如例(9a)中的“穿了半天”和“还没穿好”，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知道“穿”这个动作持续了一段时间，是在持续进行。而例(9b)中的状语“已经”和“好几天”这个时量补语，我们可以知道衣服穿好后持续的时间段，这里的“好几天”是动作完成后持续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句，

- (10) 山上架着炮。
a. 山上(正)在架炮。 b. 山上架了炮。

例(10)“架着”倒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表示“架炮”这个动作正在进行,另一个表示“山上架炮”这个动作已经完成,即“架好炮”这个状态的持续。同样的“V+着”的句式,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的两种解读呢?我们觉得这不仅跟它们的句式有关,也跟动词的情状有关。“山上架着炮”是一句存在句,可以表示某处存在什么,即“山上存在着已经架好的炮”这个事实。同时因为这个句子省略了施事,所以也可以理解为“(某些人)正在山上架炮”。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架炮”中的“架”这个动作不是一个瞬间动作,它是一个需要过程的动词,所以“架”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在架”的解读也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在实际语言交流中,这种歧义发生的可能性很少,因为我们一般可以通过句中的其他论元成分予以区别。例如,

- (11) a. 蓝小梅注意到张英才的脸上挂着一丝忧郁。《天行者》
 b. 门口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长恨歌》

(BCC)

同样是“挂着”,例(11a)的“挂着”表示动作“挂”的持续,而(11b)则表示“挂”这个动作完成后,结果状态的持续。为什么我们可以对同样的“挂着”加以区别,就是因为(11a)的“挂着”之前有施事者“张英才”,所以句子呈现比较强的动态性;而(11b)中的“挂着”之前是处所词“墙上”,表示“某处存在某物”,这是一个存现句,所以句子表现出较强的静态性。这说明分析一个句子,如果仅靠分析动词的情状解决不了问题,就必须分析整个句子的情状,因为“一个句子的情状是整个句式共同合作的结果”。

上面我们谈了和“着”共现的动词的情况,下面我们看看哪类动词可以和进行体“在”共现?我们发现很多不能与“着”共现的述补短语大多可以和“在”共现,例如:

- (12) a. 西藏百姓生产生活条件在改善。
 b. *西藏百姓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着。

- c. 肖扬说,人民群众对法院的满意程度(正)在提高。
 - d. *肖扬说,人民群众对法院的满意程度提高着。
 - e. 用于购买食物的实际支出虽有所增加,但它占总收入的相对值却在减少。
 - f. *用于购买食物的实际支出虽有所增加,但它占总收入的相对值却减少着。
- (CCL)

例(12a、12c、12e)中的进行体标记“在”都能和述补短语共现,它们一般位于句末,表示动作正在进行中。而例(12b、12d、12f)中的持续体标记“着”却不能和这些述补短语共现。

另外,有些姿势动词,比如“躺”、“趴”、“坐”、“站”等不能和进行体标记“在”共现,表示动作的进行,比如说“*在躺”、“*在趴”、“*在坐”、“*在站”等。我们觉得这是因为姿势动词的动程很小,动作在短时间内瞬间就能完成,所以这些姿势动词表示的往往是动作完成后留下的状态。又因为是状态的一种持续,所以可以和持续体标记“着”一起出现,构成“躺着”、“趴着”、“坐着”、“站着”等。

我们觉得体助词“着”和“在”属于未完整体,而未完整体表现出来的特性是“持续性”和“无界性”,所以有界的动词,例如达成动词(Achievement verb)(如:“赢”、“死”、“到”等)不能和“着”、“在”一起出现,而具有[+持续]、[+无界]语义特征的动词才可以。一般来说瞬间动词不能和“着”、“在”一起出现,但一些可以重复的瞬间动词,则可以跟体助词“着”、“在”搭配,比如说“扔、停、爆炸”等等,但这是有条件的,需要句中出现表示复数的NP论元或者其他表示重复的副词。另外,我们觉得动词和体助词的搭配还跟音节数有关,单音节动词和“着”的搭配比较多,双音节的就要少一些。

综上所述,我们觉得能和持续体标记“着”搭配的动词必须具有[+持续]、[+无界]的语义特征,所以大部分可表达持续义的动作动词、姿势、放置、穿着等与位置有关的状态动词、可重复的瞬间动词,以及一部分在时间轴上可以持续的弱动作动词可以和“着”配合。而可以和进行体标记“在”搭配的动词范围比较宽泛一些,一些不能与“着”搭配的述补短语、完结动词都可以和“在”

搭配。两者的共同点就是所搭配的动词都必须具有[+持续]的语义特征。

Ⅲ. 上海话未完整体“辣~”

“辣~”是上海话中的一个固有词，它有“辣、辣海、辣辣、辣该”等形式，许宝华·汤珍珠(1988:439)²³⁾认为，“辣”有动词、动词后缀和介词三种用法，

动词：A. 李先生辣辣伐？---- 伊辣隔壁头。

(李先生在吗？----他在隔壁。)

B. 甭只钢琴还辣辣勿辣辣？---- 辣辣！辣辣！

(这台钢琴还在吗？---- 在！在！)

介词：A. 辣花园里坐到吃饭快还旡没转来。

(在花园里坐到快吃饭的时候还没有回来。)

B. 我迭个账挂辣辣中心医院里。

(我这个账挂在中心医院里。)

(许宝华·汤珍珠 1988 : 453-454)

作为动词后缀“辣~”的用法，许宝华、汤珍珠(1988)把它们分成六种，其中的辣1、辣2的用法可以和普通话的持续体标记“着”相对应，分别表示动作的持续或状态的持续。辣3用在连动句中，表示第一个动作是第二个动作的进行方式，比如“跪着哭”表示“哭”的方式是“跪”着的。辣4用在动词、形容词、动补短语之后，表示动作后果的延续，其实也是“V+着”的用法。辣6是句末语气词的用法。左思民(2014:190)²⁴⁾认为，后置词的“辣海”还有“在这儿”、“在那儿”的意思。例如：

23) 许宝华、汤珍珠，《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24) 左思民，《语言规律探索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 (13) a. 手表戴辣海。(手表戴着。手表戴在这里/那里。)
b. 窗子开辣海。(窗子开着。窗子开在这里/那里。)

例(13a)中的“手表戴辣海”即可以表示“手表戴着”，也可以表示“手表戴在这里/那里”的意思。同样例(13b)中的“窗子开辣海”也可以表示“窗子开着”或者“窗子开在这里/那里”的意思，所以说“辣海”这个词在表达持续义时还和处所词的“这里/那里”有关系，这是普通话的“在”没有的语法功能。

“辣~”类词附加在动词前或动词后，表达的体意义不同。例如，

- (14) a. 物事辣辣来。(东西在呢。)
b. 伊拉辣辣分奖金。(他们在分奖金。)
c. 汗辣辣滂下来。(汗水在滴下来。)
d. 迭桩事体正辣辣调查当中。(这件事正在调查之中。)

例(14)中的四个例句都是“辣辣+V”的形式，“辣辣来”、“辣辣分”、“辣辣滂下来”、“辣辣调查”都可以和普通话中的“在+V”相对应，表示动作的进行。

上海话“辣~”的语法意义和句法功能和普通话的“在”和“着”基本相对应，“辣~”有普通话“在”的动词、介词功能，也能出现在“辣~+V”结构中和普通话的“在+V”相对应，表示动作的进行。当它出现在“V+辣~”结构中，表示动作、状态的持续，和普通话的“着”相对应，那么“辣~”类词从何而来的呢？

1. 上海话“辣~”在历时上的表现

钱乃荣(1997a)²⁵⁾认为“辣海”中的“辣(来)”是“在”的音变，“海”原来是表处所的“许”或表房舍的“介”。朴素娥²⁶⁾认为，上海话“辣辣、辣海”应直接沿用百年前的“拉拉、垃喊”(儿化韵尾脱落)……(2015:260)。许宝华·汤珍珠

25) 钱乃荣, 《上海话语法》,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6) 朴素娥, 《一百多年来吴语句法类型演变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988:354)把“拉”、“辣浪”、“垃拉”、“辣拉”都看成“辣”类,放在一起讨论。张玉芳(2019:85)²⁷⁾认为这里的“拉”就是“辣”,以前的上海人读成舒声的“拉”。因为在上海话中它们发音接近,都可以用/laʔ/来表示,而且因为语法功能也比较类似,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以前的“拉”就是今天的“辣”。

朴素娥谈到一百多年前上海话“拉X”及“X”时认为,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话“拉X”(“拉”也写作“垃”)比较丰富,主要有“拉垃”、“垃荡”、“垃墟”、“拉搭”、“拉里”、“拉上”、“拉去”等,“拉/垃”为“在”的音变,而“X”词源各异,主要为表处所或方向的后置词(2015:220)。

我们在由钱乃荣翻译,西方传教士艾约瑟编写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1853)²⁸⁾一书中找到一些有关纪录,我们发现今天的“辣~”类词当时他分别写作“勒拉 /leʔ la/”、“勒里 /leʔ li/”、和“拉”,这些词的发音、语义和今天的“辣~”有很大的相似性,句法上也正好可以作对应。

艾约瑟认为,“勒拉……什么地方’是一个表示方位的语助词,也放在名词之前,在官话中它是‘在’(When existence in place is spoken of)”(艾约瑟 1853:292)。我们看下面的例句,

- (15) a. 东家勿拉屋里。(东家不在家里。)(艾约瑟 1853:234)
 b. 拉第搭坐 / 坐拉第搭 (在这里坐 / 坐在这里)(艾约瑟 1853:151)
 c. 轿子拉前头。(轿子在前面。)(艾约瑟 1853:207)

例(15)中的三个“拉”都具有普通话“在”的动词、介词功能,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例句,

- (16) a. 物事勒拉来。(东西在来。)(艾约瑟 1853:156)
 b. 我现在拉做。(我现在在做。)(艾约瑟 1853:204)

27) 张玉芳,〈上海话后置词“辣海”小议——兼谈体现象和处所义表达的关系〉,《中国语文论丛》第96辑,2019,73-97页。

28) 艾约瑟(Edkins, J.)著,钱乃荣等译,《上海方言口语语法》,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 c. 勒里打算。(在打算中。)(艾约瑟 1853:205)

例(16)中的“勒拉/勒里/拉”用在动词前，表示动作正在进行，这时的“勒拉/勒里/拉”相当于普通话的进行体标记“在”。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一般普通话中的“来/去”不能加在进行体的体标记“在”的后面，但这里有一个这样的用例。我们在钱乃荣(2014:199)²⁹中又发现几个同样的用例，

- (17) a. 一位神父拉拉来。(钱乃荣 2014:199)
b. 郎中先生拉来末?----拉来。(钱乃荣:2014:200)

通过例(17a、17b)和例(16a)这三个例句，我们大概可以做出这样的猜测，100多年前的上海方言中，动词“来”的虚化程度还不高，纯动词的用法比较多。另外，我们在艾约瑟(1853)中又找到几例“动词+拉”表示持续体的用法。

- (18) a. 关税吃兵丁啞啥是道台管拉个。(艾约瑟 1853:250)
(关税、兵丁等是道台管着的。)
b. 打杀之雄鸾雌鸾独干子躲拉恐怕要气杀。(艾约瑟 1853:252)
(打死了雄鸟、雌鸟独个儿躲着恐怕要气死。)

例(18)两个例句中的“管拉”、“躲拉”，可以对应普通话的“管着”、“躲着”，表示“管”和“躲”这两个动作的持续。我们在钱乃荣(2014:197)³⁰中也发现了不少例句，但是在这些资料中，使用的是“拉”、“拉荡”、“拉墟”的形式，表示动作行为发生后其状态的延续或存在，钱乃荣把这种结构称为“存续体”，“存续体”基本可以跟普通话中的“持续体”相对应。例如，

- (19) a. 男相帮女相帮齐有拉。(男帮手女帮手都有了。)

29) 这本名为《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的书是研究一百多年前西方传教士所著的上海方言的有关著作，这两个例句引用自此书。

30) 钱乃荣，《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

- b. 伊听见之, 就记拉。(他听后, 就记着了。)
 d. 第双鞋子脚着垃墟勿自在。(这双鞋子脚穿着不舒服。)

(钱乃荣 2014 : 197)

例(19)的三个例句都是“动词+拉/垃墟”的形式, 表示动作状态的持续。

由此可见, 今天上海话“辣~”类词的前身就是一百多年前的“拉(X)”类词, 这些词的发音比较接近, 而且语法功能也比较接近, 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一类词。它们可以做动词、介词和普通话的“着”、“在”相对应, 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前或后, 构成“V+拉X”或“拉X+V”的形式。当它们出现在动词后, 表示动作、状态的持续; 当它们出现在动词前, 则表示动作的进行。下面, 我们来看看现在上海话中与“着”、“在”相对应的“辣~”类词的情况。

2. 动词情状类型和“辣~”的关系

首先, 我们认为在时间轴上无起点、续断和终点的状态动词(State verb), 大都不能与“辣~”类词搭配, 这点和普通话的情况差不多。其次, 在时间轴上起点终点重合的瞬间动词(Semelfactive verb)也大多不能和“辣~”类词搭配, 因为它们没有持续的特征, 但是如果这个瞬间动词在完成后可以重复的, 比如说“滴”、“跳”、“敲”等, 那么能和表进行义的“辣~”类词搭配, 这点和普通话的情况也大致一致, 例如,

- (20) a. 啥人辣海敲门? (谁在敲门?)
 b. 衣裳辣海滴水。(衣服在滴水。)
 c. 楼上个小人一直辣跳。(楼上的孩子一直在跳。)

我们再来看看表持续的“辣~”中的情况。

- (21) a. *啥人敲辣门? (谁敲着门?)
 b. *衣裳滴辣水。(衣服滴着水。)

- c. *心脏怦怦个跳辣辣。(心脏怦怦地跳着。)

通过例(21)的三个例句我们发现, 重复的瞬间动词不能出现在“V+辣~”结构中, 表示动作的持续, 这是和普通话不同的情况。

我们发现, 一些在主语是复数的情况下, 可以和“着/在”搭配的瞬间动词(Semelfactive verb), 如“爆炸”, 在上海话中也是只能和表示进行义的“辣~”搭配, 而不能和表持续义的“辣~”搭配。例如,

- (22) a. 每天都有战斗发生, 有炸弹在爆炸。
 b. 他们是美国人的帮凶, 是他们的到来才使得伊拉克到处都在爆炸。
 c. 每天侬有战争发生, 有炸弹辣爆炸。
 d. 伊拉是美国人的帮凶, 是伊拉个到来才使得伊拉克到处侬辣爆炸。
- (23) a. 炸弹还在四处落着、爆炸着。
 b. 敌人射来的炮弹也在身边爆炸着。
 c. *炸弹还辣四处落辣海、爆炸辣海。
 d. *敌人打来的炮弹也辣身边爆炸辣海。

(CCL)

例(22c~d)、(23c~d)是上海话例句, 分别和(22a~b)、(23a~b)相对应, 我们发现普通话中, 瞬间动词“爆炸”和分别和体标记“在/着”共现, 而在上海话中, “爆炸”只能和进行体“辣~”搭配, 不能和持续体“辣~”搭配, 这说明了上海话表持续义的“辣~”使用范围不如普通话“着”宽泛。

接着我们来看看上海话的述补短语和“辣~”类词搭配的情况。

- (24) a. 飞机辣海起飞。(飞机在起飞。)
 b. 伊个成绩辣海提高。(他的成绩在提高。)
- (25) a. *飞机起飞辣海。(飞机起飞着。)
 b. *伊个成绩提高辣海。(他的成绩提高着。)

我们发现和普通话的情况一样,“起飞”、“提高”等述补短语可以和进行体的“辣~”搭配,不能和表示持续体的“辣~”搭配,这体现了普通话和上海话的一致性,因为述补短语中的动作在时间轴上已经有了终结点(Telic),不能持续,和持续体标记“着”的语义相违背。而进行体“在+V”表示动作的进行,我们可以理解为动作“起”和“提”正在向结果“飞”和“高”移动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们可以出现在“在”之后。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戴耀晶(1996:13)³¹⁾中所提到的位置动词的情况,

辣~+V(=在)

- (26) a. 伊拉辣海挂一幅画。(他们在挂一幅画。)
 b. * 小人辣海趴/躺/坐/立/靠。(小孩在趴/躺/坐/立/靠。)

V+辣~(=着)

- (27) a. 墙上挂辣一幅画。(墙上挂着一幅画。)
 b. 小人趴辣海睡觉。(小孩趴着睡觉。)

例(27a、b)的“挂”和“趴”加在体标记“辣~”前都表示静态情状,因为它们具有可延续的性质,所以可以和持续体的“辣~”搭配,表示动作状态的持续。但例(26a)中的“辣~”可以加在动词“挂”前,表示动作的进行,却不能加在动词“趴/躺/坐/立/靠”等前,表示这些姿势的进行。我们觉得这是因为姿势动词虽然都包含着一个一瞬间的动作进行,但主要还是表示动作完成后姿势的持续,所以它们不能和进行体的“辣~”搭配,表示动作的进行,这和普通话的情况一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上海话进行体“辣~”跟动词的结合度比较自由,持续体“辣~”的结合度则比较受限制。其中大部分的状态动词、一部分不可重复的瞬间动词不能和“辣~”搭配,表示动作的进行或者动作的持续。可重复的瞬间动词可以加在“辣~”后面,对应普通话的“在”,表示动作的进行,但是此类动词不能出现在“辣~”前,表示动作持续或者状态的持续。述补短语和

31) 同7。

大部分的动作动词都可以出现在“辣~”的后面，表示动作正在进行，但是却不能出现在“辣~”前面，表示动作的持续，因为这些动作在时间轴上有终止点，属于有界动词，跟持续体的性质不相吻合。持续性的姿势动词不能和类似“在”的“辣~”搭配，因为姿势动词在瞬间完成，它们不能表示动作的进行。因为它们一般表示动作完成后遗留下的状态的持续，所以只能和与“着”对应的“辣~”搭配。持续性的位置动词则能跟两个“辣~”结合，既可以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也可以表示动作的进行。

张玉芳(2019:81)³²⁾认为，普通话的结果补语一般不能和“在”、“着”搭配，表示动作的进行和持续，比如“*在看见”或“*看见着”，但是上海话的后置“辣海”却可以放在动补短语后，表示某种结果状态的持续，比如“晒着辣海，吃饱辣海”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上海话结果补语所用的词和普通话结果补语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也不是所有表结果的动补短语后都能跟“辣海”类词，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下面我们来具体比较一下普通话进行体、持续体标记“在/着”和上海话“辣~”之间的区别和共同点。

IV. “辣~”和“在/着”的比较

Jerry Normon(1988[1995]:276)³³⁾曾这样说，“我们一定要记住汉语方言之间差异极大的事实，这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很大，所以对方言要有所了解，这样才算得上对汉语的全貌有真正的了解，而“比较是方言研究的生命线”(李如龙 2007:229)³⁴⁾。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上海话的“辣~”和普通话“在”有哪些异同，首先来看一下它们的共同点：

32) 同26。

33) Jerry Normon, 《중국어언어학총론》, 서울: 东文选, 1995。

34) 李如龙, 《汉语方言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第一, 都有动词、介词和体标志的语法功能。例如: 在家/辣屋里(动词)、在家吃饭/辣屋里吃饭(介词)、他在看书/伊辣看书(体标记)。第二, 在句子中出现的位置相同, 都可以加在动词前面, 构成“辣~+V”的结构, 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第三, 可以搭配的动词范围都比较广, 都可以跟可持续的动作动词、可重复的瞬间动词、一部分状态动词以及述补短语搭配。第四, 因为“在/辣~”都和地点、时间有关, 所以大都可以出现在“在/辣~+地点名词/时间名词+V”和“V+在/辣~+地点名词”的结构中, 但是因为“辣海”中的“海”有方位义的残留, 所以“辣海”不能出现在“V+辣海+地点名词”的结构中。第五, 它们在历时上的发展过程比较相似, 都经过动词、介词、体标记的虚化过程。

上海话的“辣~”和普通话“在”不同的地方表现为:

第一, 单独的“辣”不能作为动词独立出现在句子中。例如, 普通话中的“他在吗?”回答时我们可以只用“在”一个字, 但是上海话却不能说一个词“辣”。第二, 上海话的“辣~”除了有动词、介词、体标记的用法, 还有语气助词的用法, 例如“我有500块辣海(我有500块呢)”, 但是普通话的“在”却没有这个义项。第三, 普通话的“在”经常和“着”一起使用, 例如“我们在上着课呢”, 但是上海话的“辣海”却很少连用。

下面我们来看看上海话的“辣~”和普通话“着”的情况, 先谈一下共同点。

第一, 它们都可以作为体标记, 构成“V+着/辣~”结构, 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第二, 不能和大部分的状态动词搭配, 可以搭配的动词有包括一个瞬间动作的持续动词, 比如姿势动词、位置动词、部分静态动词等, 比如说“挂着/挂辣海、躺着/躺辣辣”都不能和述补短语搭配, 我们认为凡是表示可持续的无界动词都可以跟它们搭配。第三, 它们出现的位置相同, 表示持续义时都出现在动词的后面。

它们的不同之处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 在和动词的搭配上, 一部分状态动词、可重复的瞬间动词、持续性的动态动词都可以和普通话的“着”搭配, 但是和“辣~”搭配的动词种类显然要少很多。比如我们可以说“他姓着母亲的姓”, 不能说“伊姓辣海姆妈个姓”; 可以说“衣服滴着水”, 不能说“衣裳滴辣海水”。我们觉得这是因为方言和标准

语在词汇上存在差异的原因，因为方言一般作为口语来使用，书面语比较少，所以可以搭配的动词种类就要少很多，方言词汇和标准语词汇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第二，上海话的“辣海”还有“在这儿/在那儿”的意思，但是普通话的“着”却没有这个意思。比如说“一个人晒辣海”有“一个人睡着”和“一个人睡在这儿/那儿”两种意思。但是随着上海话受周边方言以及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大的原因，很多语法现象和词汇慢慢在与普通话接近，所以上海话的这一用法也在慢慢消失的过程中。

在上文我们已经谈到作为持续体的“着”在其历时演变的过程中，出现得比“在”早，而且“在”表示进行体的用法曾经由“着”来承担过，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历时的层面，“着”和“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在现代汉语的普通话中，表现“持续体”和“进行体”还是由两个不同的词来分别，它们的分工比较明确。但是在上海话中，只用一个形态的“辣~”类词来分别表示“持续体”和“进行体”，它们的差别只是位置上的不同，这是上海话和普通话的最大区别。

这种语言现象不仅发生在上海话中，在上海周边地区、其他方言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上海及上海周边的吴语地区，例如苏州、宁波、绍兴、海盐等地都有使用“辣海”类词的情况，这些体标记不但发音很接近，而且意义也很相似³⁵⁾。除此之外，福州方言使用“礼”字作为体标记，动词后的“礼”与普通话的“着”类似，用在动词前时则与普通话的“在”很相似。厦门方言的“咧”字用在动词前相当于普通话的“在”，用在动词后相当于普通话的“着”。湖南涟源六亩方言的广义持续体标记有“害嗯哩”，“害嗯哩”放在动词前，相当于普通话的“在”，放在动词后则相当于普通话的“着”。除了“害嗯哩”，还有一个“害己哩”也可作持续体的体标记，它和“害嗯哩”的区别类似于上海话的“辣海”和苏州话的“勒浪”的区别，发音、语法功能都很接近，都是由处所动词和表方位的后置词结合虚化而来(秦加怡 2014:47-50³⁶⁾)。

由此可见，汉语未完整体的进行体和持续体标记由一个词充当的情况不

35) 具体请参照张玉芳(2019:92)中的使用情况表。

36) 秦加怡，《现代汉语体标记“在”和“着”的对比研究及其类型学考察》，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仅出现在上海话中，也出现在上海周边的吴语地区、福建方言区、湘方言区等，覆盖面比较广，具有一定语言类型学上的共性。我们猜想这会不会和北京方言的“着”在历时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阶段既可作持续体标记，又可作进行体标记的情况有关？或许后来北方方言为了使用上的明确性，进行体和持续体标记分化了，一个使用“着”，一个使用“在”，而南方地区，特别是中古汉语保持得比较多的福建地区、老湘地区和吴语地区，因为交通上的不便利，和北方地区的语言、文化上的接触、交流比较少，所以原来使用的一些语言现象没有再发展，而是这样保留下来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想，还有待于我们今后做进一步的研究。

V. 结语

现代汉语的“体(Aspect)”根据事件观察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完整体”和“未完整体”两类。“着”和“在”是普通话中的未完整体标记，“V+着”表示动作的持续，它根据前附动词的性质可以表示动作的持续，也可以表示状态的持续。“着”从带有“附着”义的动词虚化成而来，在其虚化过程中，跟“在”、“了”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早期的“着”可以用“在”替换，表示处所义。普通话中的“在+V”表示动作的进行，它和说话的现在时间有关。“在”虽然出现得比较早，但是虚化成助词的年代比较晚。“在”和“着”都经历了由动词到介词再到体标记的语法化过程，它们原有的空间属性使它们经历了相似的演变步骤，并产生了近似的语法功能，这为我们分析上海话的“辣~”类词提供了很好的启发。

上海话中的“辣~”类词既是持续体标记，也是进行体标记，它们的差别只是位置的不同。体标记“辣~”类词，既可以作动词、介词，也可以作体标记，还可以用在句末表示某种语气。它加在动词前构成“辣~+V”的结构，和普通话的“在+V”相对应；加在动词后构成“V+辣~”，和普通话的“V+着”相对应。

虽然它们的基本语法功能比较相似，但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上海话对应普通话“着”的“辣海”还多多少少带有“在这里/在那里”的意思，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着”却没有这个义项。因为上海话“辣海”中的“海”还残留“处所义”，所以不能出现在“V+辣海+地点名词”的格式中。方言中用同一种语法形式表示两种不同语法意义的情况，不仅出现在上海话中，在上海周边的吴语地区、闽方言的福州、厦门地区、广东的汕头、香港地区、以及湖南的涟源等地都有这种情况存在，这也体现了语言发展中的共性。

因为动词情状体和视点体构成了一个句子的体意义，所以在视点体相同的情况下，动词情状体的不同对句子“体”意义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对动词情状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能够出现在表持续义的“着”和“辣~”前的动词类型比较相似，主要是具有[+持续]、[+有界]性质的动词，包括动作动词、位置动词、可反复的瞬间动词、少数弱动作动词等。可以出现在表进行义的“在”和“辣~”后的动词范围稍微宽泛一些，一些不能和“着”、“辣~”搭配的述补短语也可以和它们搭配。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普通话和上海话的未完整体标记有不少共同点。首先是它们出现的位置相同，表示持续义时出现在动词后面，表示进行义时出现在动词前面。其次它们历时发展的过程比较相似，都通过了从实词到虚词的虚化过程，都具有动词、介词、助词的语法功能。在和动词的搭配上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因在表义上，普通话词汇和上海话词汇存在一些差异，所以它们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通过普通话和方言的对比分析，让我们看到了持续体和进行体标记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和处所义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而且根据体意义的不同，在动词的选择上也和动词的语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戴耀晶，〈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 龚千炎,《汉语的时相时制时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郭锐,《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中国语文》第3期,1993。
-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李如龙,《汉语方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 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梅祖麟,《汉语方言里虚词“着”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1988。
- 钱乃荣,《上海话语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钱乃荣,《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
- 木村英树,《关于补语性词尾“着/zhe/”和“了/le/”》,《语文研究》第2期,1983。
- 朴素娥,《一百多年来吴语句法类型演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秦加怡,《现代汉语体标记“在”和“着”的对比研究及其类型学考察》,上海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4。
-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石毓智,《论现代汉语的体范畴》,《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1992。
-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
- 王力,《汉语语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许宝华、汤珍珠,《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 于理想,《浅析时间副词“在”的语法化》,《汉语本体研究》第11期,2014。
- 左思民,《语言规律探索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 左思民,《动词的动相分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2009。
- 张亚军,《时间副词“正”、“正在”、“在”及其虚化过程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31卷第1期,2002。
- 张玉芳,《上海话后置词“辣海”小议—兼谈体现象和处所义表达的关系》,《中

- 国语文论丛》 第96辑, 2019。
- 金惠庆, <현대중국어 ‘着(Zhe)’에 관한 소고>, 《中国语文学论丛》, 제65집, 2010。
- Comrie, Bernard, *Aspect*, 이철수·박덕유 옮김, 《동사 상의 이해》, 한신문화사, 1998。
- Edkins, Joseph[艾約瑟]著, 钱乃荣等译, 《上海方言口语语法》, 上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 Jerry, Normon著, 全广镇 옮김, 《중국어언어학총론》, 서울: 东文选 1995。
- Smith, Carlota(1991,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 Xiao, R. & McEnery, T. *Aspect in Mandarin Chinese: A Corpus-based Stud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Yang, Suying. *The Aspectual System Of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ctoria, 1995.

<Abstract>

“Zhe” and “Zai” are imperfective markers in Mandarin. “Zhe” is durative aspect, “Zai” is progressive aspect. “Zhe” and “Zai”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in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They are both related to locative meaning and have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from verb to preposition to aspect mark.

In Shanghai dialect, the corresponding aspect marks of “Zhe” and “Zai” are in “la? (辣~)” category of words, which can represent the continuous meaning, as well as the progressive meaning. They have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the verb, the preposition, the aspect auxiliary , the adverb and the modal particle. This phenomenon of using the same grammatical form to express different meanings not only exists in Shanghai dialect, but also in other dialects, which reflects the commonality in language development.

By comparing them with “Zhe” and “Zai”, we find that they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la?(辣~)”category of words in Shanghai dialect. First of all, they appear after verbs when they serve as the aspect marker of continuous form. The aspect marks that act as progressive elements all come before the verb. Secondly, their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is relatively similar, and the verb collocation with them requires the semantic feature of [+persistence]. However, they also have some differences.

Key Words : 辣~(la~), 体(Asspect), 上海话(Shanghai dialect), 在(zai), 着(zhe), 非完整体(imperfective).

